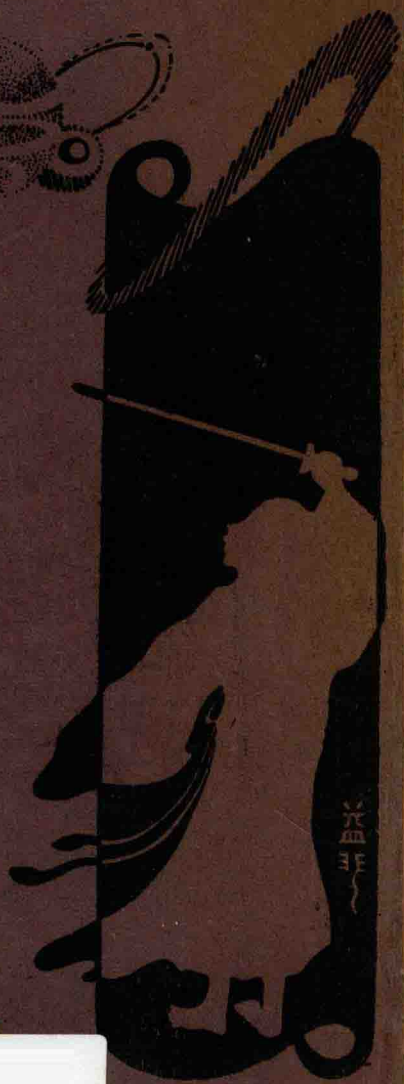


女仙外史

雲石



卷之三

女僊外史

第五十一回

鬼母手劈奎道人

燕兒腰斬李堅子

濟南軍追殺燕兵，陡然見大路旁邊，排列着赤髮青臉神人數十，各持了長戟大矛，擋住前路。雷一震道：『這是長林店地方，因何樹木都沒有了？那裏來的這班邪神？我們砍將上去。』賓鐵兒大喝一聲，潑風刀當頭砍下，把個豹眼狼牙的神將，腦袋劈開兩半，刀刃直下到胸間，竟被他緊緊夾住。——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顆楓樹，衆將大笑。忽聞後面鑼聲震天，遂各收兵回去。燕軍方得逃脫，又走二十餘里，招集敗殘人馬，屯住高原。景隆向道人說：『好法，好法！兩次贏他，抵不得這一次的敗。』奎道人說：『元帥看見麼？他又來了一個尼姑，一個道姑；這是青州妖婦之師父，法術好生利害。我始初不知，誤中機括。向來煉的咒法，就爲這三個妖婦。包管不出兩月，連他強兵猛將

，一并了當。』景隆道：『目今兵將，已被殺傷大半，難以對敵；你須用心行法起來，方不負我舉薦之意。』道人呵呵笑道：『是妖賊應該滅絕之候。我這法術，要在庚申日，三尸神出舍之日行起；今天賜湊巧，明日正是庚申，卽就立起壇來使了。』景隆聽了這話，略覺心安。

道人遂選坎位方向，結起法壇，畫定周圍各七十二步，釘了桃神，布了鹿角，安置了五十名童子拜位；後面豎立一柄大繖，繖下安長桌一張，擺列令牌法器硃砂印符等物。壇之四圍以內，建帛旂七十二面，上書毒魔惡煞名諱；四圍以外：正北方豎立深黃長旂一面，上書太上道祖，靈寶大天尊寶誥；正南方豎立絳幡一面，上寫九天玄女娘娘，掌教法主聖號；東方青幟上，是龐劉苟畢；西方素幟上，是鄧辛張陶，——共八位天將的符篆。那一百名童子，李景隆進兵時，留於老寨之內，已自遣人取到。道人隨令各就方向，設了五十個蒲團，先揀五十名童子，向方位跪下，默念咒語；咒一遍，拜三拜。那日是庚申，咒的是乙卯年屬兔的，於辛酉年咒起；次日辛酉，咒的是甲寅生屬龍的。

；又次日壬戌，咒的是丙子生屬鼠的；——各用五行相尅之時咒起。每日咒七七四十九遍，則拜一百四十七拜。至七日，而生人之一魂離舍；又七日，而二魂去；又七日，而三魂盡矣。然後咒六魄。咒六日而一魄亡，餘魄各止二日而皆去；至第六魄，又必咒六日而後離體。——共計四十一日，而某年生人即死。凡五十年中咒的十二個生肖，皆如之。每一童子，咒一生肖，如甲子之鼠，丙子之鼠，戊子之鼠，庚子之鼠，壬子之鼠，是用五個童子。奎道人算從軍荷戈，少壯的，起於十六歲，老者至六十歲止，所以六十花甲除去十年，止用五十名童子；其外五十名，以備更番迭用。咒至四十一日死起，至八十二日而死盡。任你拔山舉鼎之力，總脫不得一個。若內有短命薄福多病者，只須二十七日，早已死矣。這邊咒起，那邊就病，如響應聲，影之應形，不爽時日。

呂軍師因奎道人邪術多端，雖然得勝，仍退入城，要待燕兵到來。不意過了幾日，各營軍士病倒，已有數千。大將楚由基，董翥，郭開山，也多害病。而心肉跳動，頭昏目眩，繼則渾身大蒸，總是一般的情狀。呂軍師謂高成寧道：『時當仲春，豈有瘟疫？』

必定是妖道行巫蠱之術，來魔禁人了。」隨請問於鮑曼二師，鮑師道：「怪道他竟不進兵。今只煩兩位劍仙，飛劍斬之，以絕禍根便了。」曼師道：「你又要葬送他兩把劍麼？待我看一看來。」時將昏黃，曼師半雲半霧，從空飛去；頃刻回說：「不好！不好！那道人行的，是魔道中咒生宵的法。任你十萬雄師，指日消滅。」忙問兩位軍師，是何生宵。呂軍師道：「丁亥。」高軍師道：「甲申。」曼尼道：「還好！還好！還可多活幾日。」

鮑師道：「我請問你是那一道？俗語云：解鈴原是繫鈴人。你家造下的邪法，適纔不就破了他，反回來說這些虛晃的話來恐嚇人，張你魔道的威風。我仙家的丹藥，骷髏尚且可活，何況這些邪術咒詛的病？」曼尼冷笑道：「莫說你救不得；就是你家祖宗老時，也只看得。我實對你說，行這個法術，若無滅陽傘，就可破他；如今則立在境中，是再沒有解救的。你不知道這傘利害；若染了些氣味，只怕你永不能回洞府，與那姓葛的仙人相會了。」鮑姑道：「好胡說！你看我先去破他的傘。」化道清風，徑自去了。

曼尼道：『鮑道見驚看氣哩！不要害他墮落。』就拉着兩位劍仙，隱形前往，窺探動靜。遙見一道清風，冉冉而飛；將近傘邊之處，忽地掣回，復還真相，打了個寒噤，遠遠的四面端詳。曼尼道：『不妨了！我們先回去罷！』鮑姑隨後也到，向着曼尼道：『怎麼大驚小怪？那樣的傘，當不得法術，就像那無賴潑皮，敵不過人，自己遍身塗了臭糞，不怕人不讓他；若是搥着個有本事的，不消近他的身，一脚就踢翻了。』曼尼道：『倘若踢不成，也要打個寒噤。』鮑姑知是悄跟來的，便道：『偏你有這些賊智。傘上現放着令甥女尊像。快去請他來，斬了這妖道罷！』曼尼道：『奉他的法，如何自己肯壞自己的門面？除非鬼母尊，方肯下手哩！』鮑姑道：『既如此，事不宜遲。』就全曼師，回到帝師闕下，訴與月君。月君大驚。曼師亟令取出鬼母尊遺下的信香，焚將起來。月君向空默禱禮拜，靜候一日。至三日五六日，絕無影響，月君道：『這是爲何？此際軍心必然着急，且先請鮑師前去安慰一番，令軍師緊守城池，毋致疎虞。』過了十日，亦不見有消息，月君意欲再焚信香，曼尼道：『不可，鬼母尊是浩然之氣，塞於三界。

我若舉心，彼處卽知。既貽信香，決然無爽。或者中有刼數，亦未可定；只宜靜候爲是也。』

原來鬼母尊一聞信香，卽運動靈光，向下界照時，早見奎道人之所爲；這須奏聞上帝，方可施行。但天上一刻，人間一日，等得絳節臨朝，下界已過半月。直到第十六日辰刻，正白日杲杲時候，忽而烈風迅雷，平空震發。鬼母尊奉了玉旨，統率雷霆神將，擊死奎真；無奈何這柄滅陽傘，只盤旋於四表，不能相近。鬼母尊顯出法身百丈，手中三尖兩刃刀，也就與法身差不多長短，相去有二百步，照着傘頂上劈下去。奎道人頭頂着魔王令牌，站着傘下正中間，連傘連相，剛剛劈做個兩分開，并令牌也分兩半。一百個童子，都倒在地下；嚇死了十來名。李景隆伸出了舌頭，縮不進去，只是呆呆的瞪着眼兒。

那時喜得濟南軍將，個個向天禮拜。諸位仙師，忽從雲端降下。呂軍師亟拜懇道：『如今軍士，死的已有千人；病者也在垂危。還要求各位仙師救他。』曼尼道：『須是

鮑道兄丹方爲妙，——就是骷髏，也活得來的。」鮑姑道：「若不是鬼母誅他，你還該問個首造巫蠱的罪哩！快快盡行救活，庶幾將功折贖。」曼尼道：「要我救，不打緊；只要煩道兄代做引魂童子。」就在袖中，取出一首引魂的旛來，上面符印，真個仙家未有的。公孫大娘道：「待我持此旛罷！」曼尼道：「如此，教他做招魂童女罷！」又在袖中，取出個碧玉小爐，并返魂香寸許，吹口三昧火，爐內氤氳氤氳，吐出香烟。聶隱娘道：「待我捧此香爐罷！」曼尼道：「難道只教個會誇嘴的，因人成事？」鮑師道：「我爲監督。你若招不魂來，我須有法治你。」於是四位仙師，笑吟吟的攜手而去。片時間病者全愈；已死者，也活有十之七八；其應死於劫數的，也就不能再轉陽世了。幸喜得諸將佐皆得全愈。各位仙師自回，報知月君。

李景隆是個色厲內荏的匹夫，全無一點謀畫；若考他武藝，還不能勾上三等。蔭襲了個侯爵，只知道飲酒食肉，廣置姬妾優童，日夜淫樂，豈能勝將帥之任？當日建文皇帝誤用他領兵伐燕，燕王大笑曰：「李九江膏梁堅子，與之六十萬兵，是自坑之也！」

在燕王本知其無能，而返用他，只爲有個奎道人在那裏。李景隆若無奎道人，也斷不敢妄行獻策，請伐濟南的。前日大敗之後，已覺心荒，猶望棺材邊有咒殺鬼，可以幸成大功；今忽爲雷霆所擊，連根拔去，眼見得再沒有個奎道人來了，真個束手無策：進又不能，退又不敢；不進不退的住着，又無此理；只得令記室草成一疏，據實具奏，勒兵聽命。奏章纔出，呂軍師兵馬早到，這一驚也就像個雷擊了；勉強升帳，召諸將商議。狗兒道：『水來土掩，將至兵迎，大家一鎗一刀，或勝或敗，也得個爽快；那裏有堂堂天朝，不能和他對壘，竟想要咒殺敵人之哩？』景隆自覺羞慚，支吾應道：『這也是奉君命的。』帳下轉出景隆最寵的家將兩員，前稟道：『要殺敵人，也沒甚難事。前奉元帥令小將等看守童子，不得隨行；若早在陣前，敵將首級，已獻在麾下。』狗兒視之，一個姓花，叫做花花子，善能射箭打彈，有袖中弩矢三枝，能傷人百步之外，渾名又叫賽燕青。一個姓苗，叫做苗苗兒，喜打雙眼烏鎗，其鎗只長一尺二寸，內藏鐵丸三枚，鎗眼外用鐵鑰爲機，機之下兩邊，皆嵌火石，機一發動，鐵丸迸入雙孔，兩鎗齊發，百發百

中，猝不能避，受其傷者，十無一生，渾名叫做掌中火。李景隆道：『汝等技藝，豈不精巧？但非臨陣可用之兵器，慎勿輕言！』兩將又稟道：『原不必與他爭鋒。以小將愚見，元帥可直臨陣前，請他主將打話；俟其一出，我們兩般兵器齊發，怕不了他的東廚司！蛇無頭而不行，主將已死，任你百萬雄兵，必然驚亂；然後元帥乘勢掩殺，豈不垂手成功？』平燕兒，滕黑六，大聲贊襄道：『此計甚妙。』狗兒也說：『行是行得，但須躲在門旂影裏，暗暗行事。』景隆見衆人說好，遂定了主意，即遣人下戰書，約在明辰交戰。呂軍師援筆批於書尾道：『知道了，請九江元帥小心些！』景隆在軍將面前，還要虛支個架子，忤色道：『這賊好生可惡！』然心中甚是害怕。當夜翻來覆去，眼跳肉顫，不能安寐，直躊躇到四更，忽然得計道：『倘或僥倖不來，我就學廉將軍堅壁拒秦之法，再上表章請救。』不期霍然睡去，諸將皆戎裝以待。濟南軍，已放炮開營，大聲吶喊，景隆方始驚醒，亟命花苗等兩將面囑一番，又飲了數杯醇酒，同狗兒等，出到陣前，大叫請軍師打話。

高威寧道：『景隆這賊，也要學斯文起來了！』呂軍師道：『非也！昨下戰書，今請講話，彼意欲暗算我，故作此斯文假套。』即命瞿雕兒出陣，拚搗景隆交戰。雕兒縱馬橫戟，大喝道：『景逆認得我麼？我父子三人，當日殺進彰義門，已破燕京，不料爾逆賊忌功，立將令箭掣回，後乃潰喪百萬王師，孽罪滔天，而又迎降逆藩，逼亡故主，真狗彘不食之徒！拿汝來剝做肉醬，也不足以洩神人之憤。』景隆急得三尸出火，七竅生烟，顧謂左右道：『誰與我先斬此賊？』背後一人應道：『待我來！』手起一刀，將李景隆揮爲兩段，縱馬就向對陣而走。後一人亦飛馬而出，大喊道：『反了！待我拿他。』一徑追去。花花子見害了主將，立發一弩，要射的是先走的；不料反中了後面追的，翻身落馬。呂軍師見敵營內變，羽扇一揮，衆將齊殺出陣。那斬景隆的這員將，就勒回馬，與瞿雕兒當先殺進。衆軍見主將已死，各無鬪志，望後便退。苗苗兒亟要發鎗，心慌手亂，機未激時，又早被殺景隆的那將，飛馬先至，砍於馬下。花花子發一弩來，恰中鵬兒左肩胛。鵬兒全然不動，大喝一聲，手中戟刺個透心。後面大兵，奮呼湧上，

狗兒孤掌難鳴，抵敵不住，大敗奔逃。死傷者，不可勝算；旂槍盔甲，糧草輜重，拋滿道路。濟南王師，追逐五十餘里，方始收軍。

狗兒得脫性命，引了殘兵剩將，連夜逃回河間去了。

第五十二回

訪聖主信傳虞帝廟

收俠客梟取燕朝使

呂軍師大破燕兵，回到武定州，計點軍馬，一名也不少，即喚殺李景隆的那將，問其姓名，稟道：『小將是平安之子，生在春社燕來時候，叫做平燕兒。』軍師大喜曰：『此佳識也！自後「燕」字呼作平聲；他日用汝平定燕藩，以成乃父之志。』遂擢補前營左軍將軍之缺。燕兒叩謝了，又稟：『適纔追小將的，名喚滕黑六，是陣亡都指揮滕聚之子，原與小將合謀，殺了李景隆，他就假作追我，同歸麾下。不意被他射死，實爲可痛！求軍師格外贈卹，慰彼泉壤。』軍師諭道：『前此追贈陣亡將士，因見聞未周，

爾父與滕聚，尙缺恩典；俟將來彙奏，以表忠烈。』隨有瞿鵬兒向前稟道：『景隆這賊，與小將父子，不同戴天。今得平將軍爲我報仇，甚快心胸。小將欲約同諸將，與平將軍把盞，以謝同仇之誼。』軍師道：『正該如此。』班師奏凱。

曾公望等四人，還是建文五年，秋七月，差去訪求帝主。今已六載有餘，畢竟已尋著與否，何以絕無應响？要知道建文皇帝的蹤跡，比不得唐中宗周流四方，人皆知有定向，可以計日迎來復位的。當日四人分手之時，曾公望，程知星，走的是河南，湖廣，齊西，黔中，滇南，四川，諸處地方；葉永青，與楊繼業，走的由山東，而南直，及浙江，福建，廣東，江西，六區地方；——凡一省有幾府，一郡有幾縣，一邑有幾鎮，多少名山古剎，須要處處物色一番。若有一處不到，就像個建文皇帝恰在這處，竟錯過了！而且其間往來道路，總係重複曲折，不能直捷順便。就是一月，也走不完一府；一年也訪不了一省地方。須要完局之日，然後可以次敘敷演。前者，濟南災荒；今者，燕人敗衄，兩家各守疆界。四人已在歸途，試聽老夫道來：那曾公望與程知星，是怎樣訪求

的呢？二人出了濟南，扮作星相，各帶個小童，潛行至河南原武縣地方；渡了黃河，上黑洋山覽眺一回。知星指示公望曰：『汝見河洛伊三川之氣乎？葱龍濃鬱，上薄太陽，西照光華，漸加黯淡，此帝師之所由興也！從來王氣多紫赤；今嵩嶽之氣，於純素中微帶紅色，若東方亮者，此帝師之所以爲太陰也！事未發而氣先應，不日可定中原矣！』公望曰：『青田先生，望見紫雲興於淮泗之間，預知太祖受命；今者，行在宵然，不知亦有徵兆，預顯復辟之象乎？』知星答曰：『我輩當盡人事，以待天命，其機兆固未顯也！愚料聖駕，必不至中州，可以徑過。但嵩嶽與龍興寺，多方外名流，不可不去訪問。容有知龍潛之所在者，亦未可定。』公望曰：『大是高見。』乃先造石巖之龍興寺，——原是唐朝武后建的。僧衆林林，看來多係俗物，遂去登嵩嶽。見廟中一老僧，鶴髮松顏，名玄池羽士，言語溫和，意頗浹洽，因暫賃廂房以居。當夜方欲安寢，聞有扣扉聲，啓而視之，則弱冠兩道者，昂然而入。知星，公望，亟爲施禮，詢其法號：一曰大松，一曰小松。知星心甚訝之，問：『兩道長更靜來此，必有明教。』大松道人曰：『前

數日，有燕京差遣三人來訪張三丰，却是要追求建文皇帝的。我看二位，既在江湖上行走，必然有所見聞。正不知何故要追尋他呢？』知星一時摸頭不着，只得佯應道：『我二人不過是九流，謀食道途，那有閒心情去問這些閒事？其實不知。』兩道者又說：『既無閒心情，因何到此閒地方？』知星又勉強應道：『有人託小子看個陰宅，圖些微利；比不得游山玩景，得閒取樂的。』兩道人拂衣而去。知星心下懷疑；誠恐露出馬脚，即於明晨，全公望下山。取路由開封，渡滎澤，而抵南陽；入荊門，漢沔，鄢郢之間；武當，雲夢，玉泉，金龍，諸勝地，無所不到。然後掣回漢陽，歷武昌，嘉魚，而至巴陵；渡洞庭湖，湖南七郡一州，訪求幾遍。一日，宿於九疑山之無爲觀，知星謂公望曰：『湖廣一省地方，閱歷二載，竟無蹤影；未知何日，得見君父面也！』不勝歔歔。息。因步出中庭，見月明如水，信口吟一絕云：

七澤三湘烟霧連，與君歷盡洞蠻天；

我君我父如何在？忍對今宵皓月圓！

吟甫畢，忽屋脊上飛下一人，手持利刃，直奔至前，知星巍然不動。覽其形狀，則：

面黑而狹，束一頂磕腦氈帽，剛稱頭之大小；身細而短，裹一件窄體皮衣，恰好體之長短。衣連着袴，袴連着襪，襪兒緊扣兩腎，襪底縫成五指；就體裁來，全身包足。行動無聲，疾如飛鳥。

知星厲聲道：『汝爲燕王刺客耶？可速取我頭去。若爲綠林豪客耶？我有韓翃詩在。』那人將利刃插向腰間，叉手答道：『我尙要殺燕王，怎肯爲燕王刺客？但凡不合我意者，我亦必殺之。若要殺一不應殺之人，而可以取富貴，是則區區所不爲也。』知星斂容謝道：『壯哉，義士！』公望拍掌曰：『安得衣冠中，具此一副俠客心腸？』那漢又應聲道：『不意讀了書的人，都變了心術；倒不如草莽中有志氣的。我看二位，與別的讀書人不同，所以遠來相訪；手中拿的利刃，不過試試你們的胆量，幸勿見叱。』知星聽了這話，心上就有個主意，遂延入室內，遜之上座。那人道：『我所極鄙者，讀書人；所最尊敬者，亦莫如讀書人。今我尊敬者在此，理宜末席。』公望尙在推遜，知星道：

『義士不愛虛文，就此坐罷！』叩其姓字，籍貫，始末。答道：『小可無姓無名，叫做綽燕兒；因手足便捷，十一歲上，一手將飛燕綽住，所以得名。本貫薊州人氏。當燕王反時，我曾入營去刺他；一劍砍下，忽有金龍舒爪接住。帳外侍衛，聞有聲息，齊來救護，我只得棄劍而逃。他如今所佩的寶劍，還是我的故物。從來走在江湖，要學行些仁義，常常取富貴之金銀，以濟窮苦之人；若是有仁有義的，雖然大富極貴，却也不動他分毫。前在荊門州，見二公形跡可疑，不是個星相之家，料其中必有緣故。兩年以來，君所宿處，我亦在焉，——要探確了心中所爲何事，來助一臂之力。其奈絕無圭角，不能揣測。今夜聽見吟出詩句，方知是爲君父的。這等忠孝讀書之人，豈可錯過？請問要怎樣，我就鼎鑊在前，刀鋸在後，也能爲二公奮然前往，斷不畏縮的。』知星大喜，就將唐帝師創都濟南，要求建文皇帝復位，四人各分六省，潛訪行在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綽燕兒道：『如此却用不着我輩，就此告退。』知星道：『請住！我等所去的地方，久矣皆屬於燕，設有不測，性命難保。那裏還講訪求君父！』——便激他一句道：『汝若真有』